

懿侯之清淨甯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
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
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
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被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
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
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
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
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
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
其誰恃而不亾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
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
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甯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

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
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
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
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
縣關其所居舍爲丹邱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
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
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
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
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
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
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
聞長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

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尙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祖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奉取危亡有殿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戴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沈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斂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

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疑不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不能不私乎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

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蠖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已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者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

高傑華傲皆昔所未有下敘傳原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
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
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
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尚尙德而後先生之道益
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過於時必有舍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天於萬
民愛而予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
何事爲民耳自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
海九州若視闔闈一物夫所仁聖憂恒懼契佐虞亦有伊周
劬勤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
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良推其本心可宰
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美賞使然不諧一朝乃

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
濟泉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
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
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
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
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
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
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
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

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

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
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
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
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
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
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
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餽賜之勅其薨也
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
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
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大史後何敢奉讓
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
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

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
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
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會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
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
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
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王辰歲聞滁陽王據濠
兵勢強牽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
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
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
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
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

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亦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甯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內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求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遂其別將莫

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陞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且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資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與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爲文

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禋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鼐曰燮皆早卒曰禮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關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晉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景昇昇吳吳昇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主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甯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隳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旣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眞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劔雕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

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邊僞吳坐鎮毘陵
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
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
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
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
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
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
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
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
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甯居
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
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危於暴強

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
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
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
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
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
於弗甯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
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
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
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
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
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

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
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
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
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
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
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
天颺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凜
凜越公勁氣橫鷲手荷鐵父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
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瞭目疾視前無
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助以凝其王曰俞哉
爾子羽翼婆維雄藩爾鎮其域爾恭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
徠以盡乃職其公既受命分閩建牙威誓化孚莫敢或譁汝

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澤
澤視彼闐闐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
之力其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
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乃簡篋材乃端術徑乃著
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稅星錯素階玉瑩其
邃清有寢巖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
軒陰風肅如髮髯若存其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鷲鐵
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破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爲名
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
有殊神人則勾其十公貫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
楸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靈全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
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
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
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
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尙存某獲侍
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
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
未嘗不竊歎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
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歎以爲不可及固
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
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
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歎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

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
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皇麒麟人皆知
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
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
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
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
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其爲私美其親也是則
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
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
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尙徵於
處士之墳以下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誓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

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沽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歎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二歲爲兵挾

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臥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齋其墓復疏濶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貸于人家入尤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

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僖某某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曾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訓貫羸或償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尙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

間自剡來台甯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會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一兒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既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

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
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
奧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
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與昱普昉曠曉鼎曾孫女
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子
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聞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
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不富也固不識兵
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甯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
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
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陳清先生乃以其儉知州

事林顯所撰先生羣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止之碑余視其
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傅巖疎清其別號
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未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
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
雷生應魁字君王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
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貧
端疑喜學問不爲世俗誣教焯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
其孝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篋篋走避先生
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原缺

屋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德通文學者備與三儒置
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輒召至殿庭
卽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

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臥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齡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婿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卽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

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二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過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瑛

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廓夫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墮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洞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家者哭曰甯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玗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廬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洄游秋澆澗漆有滯梁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光某昌脩名陳希

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益祖漢二十一世孫礪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礪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患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會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

卷之二十一
詹氏生子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澧海澱處
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
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
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
子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百年治亂得失邪
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
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
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
爲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
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饑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
俸卽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
能葬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葬費嘉
爲郡錄事欲買

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俸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
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
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櫬桶垂及而及旁近舍
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櫬
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
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俗醇厚閭里老人皆以
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以下原缺
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
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旣也
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
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
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

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為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子友以墓表之辭為屬系曰古之為儒道為貴俗衰尚文才厥偽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為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閱醇儒之亡眾獻歛幸有佳允紹遺志積久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

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為詐誇孔子蓋屢歎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為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蓋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間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

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擗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原缺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其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修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

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笑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圖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湜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

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第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

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

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

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之
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
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德可以垂名於
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
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鄭處
士諱消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太史潛
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斷雞籠臥榻雞初號輒危坐
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
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
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

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
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泣其役太學生所以賄敗者蔓連大家
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
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
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
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
氏事者靡不掉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
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
曰欒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結煥孫女二人曾孫男
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
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
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

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所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儻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破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甯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千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

臣民得言事甯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卽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洽如律於是與兄俱輸化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土輿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

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甯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卽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矣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土原土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尙幼土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由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

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佗敦本越三年流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

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
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
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
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
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
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
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
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
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
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
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修益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
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

士復尚以文躬躬其修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
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昆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
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
弗昇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
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
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
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
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
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
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功

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辨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蠶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以下原缺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慮難聲念余取友三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賤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欲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甯海爲甯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

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言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感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娶以女弟生一子曰攜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子銘子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

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少士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子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仙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兒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

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敢於子也請子讓非其人六成以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慚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遺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

通志齊集 卷之二十一
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尙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
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
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六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
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懋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
博尙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
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卽以周易與諸儒
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
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
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
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矚命

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都守數十
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
都學舍仲昭侍王嘗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譚巧授王
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
趨出衙之會仲昭至奄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
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
可格弗許仲昭獨得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
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
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喚不敢望太史公尤
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
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
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

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
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
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厥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庸曰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
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遂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
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
誣死家遭讎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
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
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
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
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
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

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
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
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
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
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懼且久
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
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
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
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曠誌銘

璵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
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醇美文辭妙麗

通志卷之三十一
天所昇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禩忠孝慎恭世儀
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喪友經紀明
葬浦陽江東鄱耐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
淑憚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
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
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
耐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
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
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廡舉莫推其故也嗚哀
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

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甯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羣從里中
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
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修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
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具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
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甯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
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
學君自悔少年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悉讀爲
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
歎爲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
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

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尙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敘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不知聞君事輒歎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

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且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尙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擴記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勳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

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誠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卽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人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輿子三人自蘭蕙荃皆上所賜者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

呼公父成功於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墳誌

公家台甯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己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竊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修迥尙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

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略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充月拓卒爲巨室當葵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遺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笑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鏞從學者也其二八自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灑洪沃洲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尙幼銓與子遊其族兒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

銘曰樓氏在葵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贊闡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鐘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遊遊良馬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輿君子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禮克好不狃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尙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曰益少甯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

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午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二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官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饗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

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擗量皆得歡
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
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忘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
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
四人曰甯曰安皆早卒次卽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
孫男三嬰嬰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已卯隨父朝京師
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
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
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忘在
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
敵貔虎寶劍形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襲其微
克堅其守旣富旣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悉

蒸率之以身入朝于官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芳晚居
于蜀公住南中閨闈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闕子膺天寵歸
葬故鄉賁於坵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
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甯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
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
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
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
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
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
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是

得縱志爲學偏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
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
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
其精敏儉儉達於人此數句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
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
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泪以事卒爲善士
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
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
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
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
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
者奉之性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之友

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爲婦貞內政克修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躬勵
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不命
于朝播德間里嗣人孔文尙受鴻祉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
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
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
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
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
諾會余還甯海屬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
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儻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

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旣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仙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媵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歎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孫焉喜白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興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

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龜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是私式闕其宗祀事卒曠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既不食曰吾孝婦亡矣子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媼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尙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

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哀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姊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絀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感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頤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夫振矜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疑立不忍違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

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貨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闕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詭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

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
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
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
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
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
時語吾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
靈凡在堂而妾柩復存焉甯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
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
尙幼其死時盼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
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
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
曾祖諱天錫銘曰質之嫿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

君兮奈何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終

婁縣後學葉蘭校

通志

卷之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